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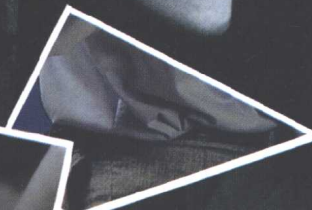
好看小说大展

读够了

解读中年男人心性文本
一部还原小说味道的好看小说

陆涛 /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长篇小说



次够了

陆涛／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次够了/陆涛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0.1
ISBN 7-5006-3727-6

I. 一… II. 陆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4420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9.5 印张 183 千字

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6.9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一滴水
掉进海里
于是
太阳出来了

——陆涛

内容提要

皮宝是一个典型的中年男人，却因为一连串偶然的事件，彻底改变了命运：他的皮包莫名其妙地丢在出租车上，而这辆车又闯了红灯；妻子离异的伤口没有抚平，一个神秘的漂亮女人撞击了他的世界。前者使他被人误作毒品贩，关进监狱，后者让他焕发了一个男人久违了的激情。

这其实是一部心理小说，它将一个漂泊于现实社会与精神世界之间的破碎灵魂层层剖析；这又是一部情爱小说，它展示的爱具有一种超凡的神圣，却又不乏些许世俗的沉重；这更是一部悬念小说，它不刻意设置悬念，却让读者恨不能一口气读到故事的结尾。

本书涵盖了世纪末中国男女的生存轨迹和精神创痛，作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从容和细腻，亦庄亦谐地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故事。一次够了，为所有中年男人的惨烈；一次不够，为一部难得的好看小说。



弘泰武仕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TWS DESIGN STUDIO

TEL: 13801092649 FAX: 86 010 64210491

作者简介



陆涛

1957年生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
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，
现为北京大学访问学者。

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后停笔，
1994年重新开始写作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造化》，
中篇小说《屈体翻腾三周半》、
《我爱我爸》、《零点播出》、
《黑头发飘起来》等，
20集电视剧《总统套房》。



好看小说大展

《一次够了》(中篇小说)陆涛 / 著

《2038》(预言小说)古清生 / 著

《脸》(恐怖小说)丁天 / 著

《什么都有代价》(白领小说)王莞 / 著

总策划：兴安



责任编辑：李师东 吴方泽



好看小说大展



总策划：兴 安

目 录

开 篇	(1)
第 一 章	(12)
结婚的那天天气很好，离婚的那天 天气也不错。	
第 二 章	(39)
出门不易，开门见喜，今天该是好 运气。	
第 三 章	(56)
笑是哭的对抗，哭是笑的变形。	
第 四 章	(71)
来生缘在现世一定有感觉。熟悉的 地方碰上陌生的人，只对视了一眼就明 白，原来早认识了一百年。	
第 五 章	(87)
城市没有英雄。出租车司机是出色	

的城市猎手，今天的事都知道，就是不
明白明天——明天与他们无关，他们只
在乎今天挣的钱。

第 六 章 (105)

人最困难的不是理解别人，而是发
现自己。

第 七 章 (119)

走近世纪末的人，喜欢用奇妙的图
案表现躁动的心绪。人们接受了所有变
形的缩写符号，并热衷于制造必须解释
才能明白的东西。

第 八 章 (143)

黄昏是奇妙的间歇，白天的嘈杂悄
然而逝，夜晚尚未来临，回家的脚步声
不再孤独。于是人们看到了美丽的造型：
像火柴盒一样倒立的楼群中打开了一扇
窗。

第 九 章 (165)

有趣的话题缩短陌生的距离，相同
的感觉营造亲密的空间。

第 十 章 (196)

聪慧的人懂得珍惜，精明的人善于

设计。可爱的人贵在努力，糊涂的人丢失自己。

第十一章 (221)

小人物不说话是因为他改变不了历史。任何一本关于历史的教科书都不曾留下小人物的语言，而遗臭万年的某些坏蛋却总要占很长的篇幅。英雄和魔鬼当然有一点相同的，可往往被记载者忽略：他们都有脚气。

第十二章 (236)

理智重于感情是青春的熄灭；痛苦重于信心是人生的死亡。

第十三章 (248)

办事利索的人，是懂得解决问题从结果出发。把过程当做主食，受罪就是一道非吃不可的甜点。

结 束 (278)

背着自己回家（代后记） (290)

开 篇

小时候，妈妈对我说：永远别去不好玩的地方。

我记住了，而且一直遵循母亲的教导，这很重要。所以，结婚以后，我从不去岳父家，我娶了他的女儿为妻后，总觉得岳父家不再好玩。只是有一天我不得不去，岳父要退休了，说好了要举行一次家宴，日子定在五月十六日。一个平常的日子。

岳父是金辉公司的办公室主任，以后他不必再去办公了。金辉公司少了一个叫段喜轩的主任，居民区里多了个叫段喜轩的老头，这就是生活。我答应妻，那天一定去，结果还是没去——离岳父退休回家的日子还有好些天就决定不去了，事情发生了点变化，我去了一个更不好玩的地方：监狱。

事情来得太突然。岳父暂时不退休了，往后放放，

全因为他推荐的接班人、金辉公司董事会决定任命的办公室新主任被抓了起来，收容审查。岳父本来就不想退休，这点，连妻也看出来了。岳父说过，金辉公司与美国合资后，薪水将大增。我知道有一点岳父没肯说，就是金辉公司盖了一个金辉大厦，典礼在即，他一定梦想着坐一坐属于办公室主任那把纯牛皮转椅，妻总提到那种转椅，高靠背，坐上去头能靠得很舒服的那种。电视剧里总有些人模狗样的人坐那种椅子，妻总想给父亲买一把，只是岳父家容不下那样的高背转椅。我猜想，岳父一定很高兴，果然他一进我家，脚刚刚踏进门坎的时候就爽声大笑，那时天刚刚擦黑，屋里还没开灯，这笑声便有些吓人。我一秒都没敢耽搁地摸索到灯绳，黑灯瞎火的时候听人笑比听人哭更可怕。

我打开了灯。我打开灯以后实实在在地惊呆了：岳父分明是笑着，两行老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下来，砸在地上。我听到了一种声响，那一定是太响了，我从未见过岳父哭。

“皮宝，皮宝……”岳父哽咽着。

“皮宝？”我没听清。

“皮包，皮包……”岳父哆嗦着。

“皮包？”我没听懂。

“皮宝，嗨，皮包……”岳父用大手抹了一下脸，难受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更不明白了，“您是说皮宝还是皮包？”

“废话！”岳父就这句话说得利索，收住泪，瞪着眼，

“说皮宝丢了皮包！”怎么像绕口令？我没敢笑。岳父生气的时候，或在生气的时候做出某种结论比不生气的时候说话痛快，这与他当了十多年的主任不无关系。

“屁！”岳父底气十足地吼了一声，“皮宝把皮包给丢了！”

我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皮包，皮包里装着如何重要的东西，只是感觉到事态严重。说心里话，我不关心皮宝丢了皮包——这个城市凡是活着的每天总有人丢点什么，一不留神连小命丢了都有，跟我有关系？

“抓起来了！”岳父跺了一下脚，又纠正：“昨天就把他抓了！”

皮宝丢了皮包反而被抓？

我被绕糊涂了。

“你认识的人多，也认识公安局的那个老雷，明天去说说？”

“说？说什么？”

“十六号是皮宝的生日。”

“什么生日？”

“废话，他生出来的日子！”岳父没明白我的意思，又落下泪来，“明明是个好人，怎么会干那种事……”

“他干什么了？”

“明着是把皮包丢在出租车上了，暗着，是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！”岳父的大手又抹了一下脸，“不可能！我怎么都不信，可公安局就说是，收容审查！”

“那他一定干了。”

·一次够了·

“屁！他丢包的那辆出租车闯了红灯，他换了辆车急着到医院才把皮包丢了，他非要找到那个破包，找来找去把自己找进去了！”

“包里有什么？”

“屁都没有！就有一把不锈钢尺子，一张晚报，一张什么破发票！”

“不可能！”

“你怎么跟公安局一个腔调？”

“您别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问我？我问谁去！”岳父蹭蹭鞋，没进屋，走向门外，“明天你去找老雷求求情，我等你信儿！”

“您……”

“小子，十多年来我可没求过你一件事，你也干不成什么事，大作家！”岳父下楼梯之前，顿了一下，回过头，眼泪又叭哒叭哒往下掉，“这回算我求求你啦！”

这是真的。

岳父从来没求过我。岳父不理解作家协会为什么养着作家，在所有能干的行当里，就这行没劲。岳父不喜欢一个当作家的女婿，就跟我不喜欢几十年主要生产针织裤衩当了办公室主任的岳父一样。我和岳父从事的工作本质上是对立的。岳父的工作是把人类最神秘有人说丑有人说美的东西藏起来，我的工作是把那些破布撕下来。我和岳父都很辛苦。

岳父肯定知道我正在公安局体验生活，一定认识那个也喜欢写小说的预审科长老雷。老雷我认识，但我肯

定我帮不上忙。我没说，没来得及说，望着岳父下楼的背影，我心里生出一种酸酸的味道。决定退休那天，也就是五月十六日必须回家已经被确定的那个日子，岳父有些难过。岳父认为好像刚领了工作证不久，一晃就是四十年，该领退休证了。人生就那么快又那么简单，莫名其妙地以为刚刚开始怎知就画上了一个圈儿，一生中某个阶段的句号。没说明白五月十六日——皮宝生日的那一天，到底要我帮什么，就走了。

岳父肯定该退休了。

妻帮了我的忙。妻没太费劲就让我明白了，皮宝先生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什么亲人，十六日是他的生日，岳父要带领全家人到拘留所去看他，要我帮忙让公安局的老雷同意探望。然后我费了很大劲也没明白，妻居然也落泪了。妻在五月里只关注自己是不是太胖了，或者穿上短裙是不是显得太胖了，也关心一个被收容审查的叫皮宝的人吗？

我大惑不解。

妻不吭不哈地哭是很难的。妻想哭的时候总是很明确，不仅大声哭还要大声说，说出我一无所知的她的种种不幸：做饭，洗衣服，早晨起来找袜子，还要帮我钉总往下掉的扣子，种种。这是一个特别信号，引起了我最初对皮宝的注意。

妻说她不认识皮宝。从晚饭开始一直到上床以后，岳父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话题已很难停止了。我甚至怀疑在我娶岳父的女儿之前，岳父是不是有一个完整的计划

·一次够了·

让女儿嫁给那个我不认识的叫皮宝的这么个难听名字的人？

人和人只差五分钟。

也许我比那个混蛋快了五分钟，才拥有了岳父的女儿？那个皮宝在我之前莫非介入了段氏家族的某种阴谋——而且这个阴谋还在继续？

“他有老婆的。”妻说。

这我信。

“他的老婆去美国了。”妻接着说。

自以为是的女人都想去美国，不新鲜。

“他老婆和他离婚了。”妻叹了口气。

到了美国的女人一定想着和丈夫离婚的，何必叹息？

“他老婆嫁给了金辉公司的董事长，就是那个布莱克，美国投资人。”

等等。这很重要。我盯着妻的脸。

“不信你等着，他离婚的妻子如果知道他被抓了，十六号一定会飞回北京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只是猜。那个女人实际上心里很爱皮宝，真的。”假设这是真的。我问：“布莱克知道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妻看了我一眼。

恍然间我明白了什么。“嗨——你听我说，皮宝的妻子被布莱克抢走了，布莱克是金辉公司的董事长。段主任，就是你爸爸代表中方提出了皮宝做办公室主任，这时候皮宝丢了皮包，断送了前程，是不是布莱克一手操

纵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妻想着什么。

这是个阴谋。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，那个布莱克。

“刘芸，也够惨的……”

“刘芸？他老婆叫刘芸？”

“不，他老婆叫姬惠。刘芸是另外一个女人……”

妻第一次提到了刘芸。

后来我知道，妻认识刘芸——一个从南方回来的小姐，二十五岁，比皮宝整整小十五岁。皮宝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将届满四十。刘芸把皮宝弄到热恋之中。皮宝已经离婚三年——姬惠在三年前就嫁给了布莱克，在即将当上办公室主任之时，又与个爱他的女人开始了热恋，真是时来运转，偏偏乘出租车时丢了皮包，对，这个皮包很重要。

“当然重要了。”

老雷说，重新戴了一下大盖帽，这是他的习惯。老雷并不老，只是干了一件德高望众的工作，人们才叫他老雷。

“包里到底有什么？”

“他不交待！”老雷放大了声音，“我估计不仅仅是一次盗窃，哪是盗窃呀？简直是砸明火！大白天弄了辆出租车去拉人家的东西，号称帮人家搬家，邻居们还帮忙呢！警惕性也太差了！”

“皮宝是参与者？”

“对。”